白榆集

白榆集卷之十四

書九

與邢子愿

子愿邢先生有道趙生自楚還得手書讀之綢繆宛至故驩津津金石不渝且名言精理字字寶筏引我迷人佩以無斁來書云竊恐道心之損不於除日而於西湖色空空色或不免鷃鵶籠中背誦了不關一點靈臺斯言也深切學人隱錮之疾豈維不佞當書

座右洵可永作千古慧炬尼珠初祖西來意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六祖本來無物竟悟禪那要識盡拈靈光孤露安事萬卷千經後世聰明士大夫博綜古今多記教典譚玄說妙倒峽懸河通不理會真元識見逾多性靈逾障絕似唐宮中雪衣孃日誦波羅彼寧渠識波羅為何物所以譚者如雲百無一得如子愿云云切中今士大夫錮疾且向未聞足下皈依大乘禪而吐論了如出黃面瞿曇口何以故當是乾慧宿根不侯參道以來自知非超悟上根欲以苦行實修

漸次拔滌精心嚴律向極操持不孝身作計吏縱[illegible]

禮官扉履泉奔塵緣蝟集不能力執欛柄律因緣破

心逐境遷其爲退墮何疑二六時中從苦海時時返

照時時悔咎緣去稍清緣來復思四大業落苦海前

浪推之後浪疊之遂無一刻不是紛思境倏照倏迷

乍離乍合一日十二時有萬天堂有萬地獄焚心痛

骨真無可奈何每一念至便思身挂衲衣手提應器

飄飄舍衛栖遁叢林而毋年九十高妻孥幼小莫可

脫離近去雞肋遂謝馬蹄自失頭上冠奔走官人者

掉臂自貧無阿堵競錢刀者滅影自遣謾蒙詬附盧聲者不來門如水矣項以是得刳心息累專氣壹神嚴奉律制力收散亂近者蒙聖賢愍念苦心得非常異證遂發雄猛益事苦修蓋鈍根之人不得不如此將來究竟尚未可知然一切塵緣則斷盡矣去年足下與不佞約作泰山主人不佞以此願未了頗置方寸顧念道心方復定力未成恐一出門便逐脚跟轉自春入夏禁足小樓計將以初秋一走宣城尋友沈君典便乘輿渡江訪足下濟上又苦貧甚不能裹

耀繪宮以上託鉢往耳足下又云非久且挂神武門冠婆娑靈巖日觀果然不一代才子鳴琴之政惠滿南宮持斧之風聲高東海系于原遠矣世寧有不散歌舞筵耶所願達人回首去妄歸真過眼繁華電光泡影歸根結局此道貴矣維我子原深念之數千里遣使寄此區區別楮所陳更希鑒亮

答方衆甫

與足下別三見蕙草綠矣花縣飛觴闌省促鄉故雖杳然客歲將毋南還不能遠赴使君期至今勞結東

郡遇徐孟孺同尋太白酒樓蒼茫揮手頗不盡踟躕倩舟甫渡楊子欽之君策孟野重甫相繼挈單舸來追湯漿乘流論心累日直至西湖相共看荷花臨江而別了不作兒女子悲此之暢敘乃足豔想初入里門猶有父兄三老少年相過慰勞久之屨綦遂絕堦戶蕭條小樓前有隙地盡種花竹僅半歲便已扶疎披襟散帙坐茂樹就涼風不復知此身安頓在何處南郭子綦所謂嗒然吾喪我想政是僕此時光景家居貧甚三旬九食庶幾近之謀生計拙委心聽命不能

與造物爭權僕本是太白賀監放浪人今顧返而學
蠶妊灌園者豁然自處不飲酒不茹葷脫粟一盂昔
實馬齒覓以斷送餘年足矣邇來自覺道念長進為
聖賢所慰頗有殊證遂能剗心遣累壹意辦生死大
事其為福利大矣又安問其他足下清真出自天性
為吏故當超超玄著不染世味士大夫要須識得此
一段境界世法世出何往不宜老母今年八十有八
神明不衰荊人固窮可方鴻妻萊氏兩兒子初學句
讀大能伊吾唐人五七言詩月可寸數首他日解艳

阿翁遺經殘卷作老儒夫即足家不必儒世業如曾人必欲高其門第僕以為猶然世俗心不達耶足下覩還郡中閒優眷業又北去何必官人為嘗人矯訶奔走碌碌如此小詩四首奉寄即取數聯別書賭可懸之官舍幽人之語恐不稱官人[illegible]籟俾故人義高何以為報

再與子庶

天下事有不敢言者大兄屢深室憂仁兄身兼數器張乖崖救火人乃令[illegible]馬曹邪世事可知矣岱宗之

丁可以棲遲功不挂雲臺名不可乖丹臺石室乎計
行李從楚澤還此時政入里門坐涼風臨水亭單衫
白帢把碑碟看荷花便是蓬萊停伯御何如驅馬黃
埃中流汗淡體也弟以去年九月後始歸自西泠家
有半畝宮小樓前餘隙地急栽花竹數株今年遂已
扶疎閉門卻掃儘可逍遙獨無奈史雲之甑生塵矣
弟為令廉又好急窮卹難官舍常無隔宿糧以青浦
入覲事竣而南行囊蕭然分聊城傳伯俊裝乃得抵
家抵家數日即得儀部報時有四壁在不能治北行

遷延半歲業罷棄雞肋物勾吳故人聞而為治裝始能入省居都下長若東方生乞米狀客在座貰酒大都倚辦細君簪珥及圖書鷫鸘裘腰下僅有一銀帶急時銷付酒家長安相知作銷帶行記其事蓋一旦罷蘭省困可知已今則藜藿不充三旬九食先君子在淺土二十餘年尚未得大歸僅有江上盈尺地無從備石槨與九十老母相共啖脫粟猶然不繼識無面孔仰戴天日四明窮海絕地非貧子所宜居故人賓客相見大半鬼揶揄兒吳中故人秦君陽谷手為

謝兄做梁伯鸞故事移家梁谿去盍爲問田廬耶與否父既未葬母年又高不能旦暮從居之弟又苦心學道不問家人晨必項蒙聖賢夢境證度益以進緣息界壹意精修以仁兄觀弟志行若此者恐終須是世路上人令世一切都無論矣獨苦老母妻孥無可託者辱仁兄見念深累許捐貲爲弟買山業有成約遺使相存逡巡歲餘未遣何也人間世猗頓陶朱不必患不高義高義者或身是黔婁仁兄兼此兩者而又與弟講金石之好傳大士龐老功行願仁兄努力龐

一惡人不如施一路人施一路人不如施一善人功
當相萬弟既受仁兄恩亦不得泣無所報負此幽冥
業債爲轉輪根因力勸兄蚤回頭向大道所以報也
敬遣家諸孫震奉詣仁兄幸無爲德不卒儻使至而
兄不在家震不能待見弟此札後可遂以信使來弟
交游滿天下獨以八口投仁兄其故可知已漢宣帝
黃龍元年鼎一枚奉去焚沉水香讀二氏書此鼎已
經吳越間博雅者多人鑒定眞漢物非贗震郡諸生
以父憂涉遠道足下幸善遇之聞濟南多清泉白石

如江南跗突珍珠泠泠足洗心骨且泰山在望敢圖富得一訪仁兄出處大致幸以語我

與李濟南

不穀挂冠南下吳中交知獨明公信使遠存不遺棄簪棄履義高於古人不穀往居青谿明公宜不存後車數內今日見顧特異常流人倫鑒若此宜其及門不穀兩為令實操冰霜苦心又好以俸錢急窮周困官舍居恆無隔宿糧一旦以無罪罷閒省困可知已將毋南還四壁尚在僅有負郭十七畝江田多為斥

逋債無年三旬九食殆無以過先君權厝二十餘年尚未歸土母年九十不辦甘毳誠無復顏面仰戴天日而不穀又好刳心學道還山以後一切俱空獨苦家人蕭然無生計將棄去不顧滅迹深山則人道有缺遂眷此環堵浮沉世諦則石火可傷坐使物外之人進退維谷古人云廉吏安可爲也近且以入戶遠託隣邑邢子愿不穀與邢君無生平往歲以計吏在長安偶集宋汝修宅邢君走一介託友生求見不穀時邢君已將有持斧　吳之役不穀謝不敢見邢君

少選至奈何以一雞肋物驕天下士耶生信父哉屢
命不下第講交游禮不穀慨然起世乃有大雅若君
卿僕安可過自局促而不以戍君高長揖據上座長
安以此兩賢之自後不復相見往歲不穀以無罪去
國屬子愿以楚藩督餉抵山東所至問層長所安之
免官不論吾知其母老家貧無擔不何以為生吾且
捐俸為其買山不穀深心德之而信使未至今聞其
轉馬曹還里乃遣家諸孫震往以入口累耶君不穀
既修淨業第得稍免內顧憂即飄然長往空山枯寂

矣念今世界有高義若邢君及足下烏可使之泯沒無聞故特為留此字人間又以明公為此君郛大夫遂以奉聞聞邢君亦且有林泉意部中得士若此敢為使君賀所患子愿不在家去使恐餒於路幸使君念之新城張令僕同門年友老成閎達蘭谿之政聲然并幸留念

與秦君陽

去冬曾遣一使修候時丈尚在長安入春來舍郵絕跫然之音無從問丈蹤跡所向弟丈枯寂習懶久缺

起居此念往來起伏無已時眼前浮雲得失丈得無芥蔕胸中邪世界事偶然而聚偶然而散聚不知所來散不知所往海漚空花都無堅牢形骸軀殼生豈一人大地山河今非一主當其得來怡然而喜當其失去悄然而悲一旦形散神離得失何物泯憂泯喜總屬妄因譬如夢得寶珠覺不在手夢罹兵刃寤乃虛怖漢祖唐宗蝎英雄一生精力收合散亡山河入掌受用幾何轉盼煙冷棄捐宮掖抛擲山河即黃金為棺寶玉為殉與豈髏白骨了不相關生前得失泯

生憂喜時移事往祇有悲涼人方在憂喜之中不暇
論到悲涼之境稍一提醒回頭萬念灰矣萬物芸芸
各有賦命君陽身爲貴介家有負郭美衣甘食僮奴
滿前世界中人試等君陽而上勝君陽者能復有幾
等君陽而下不及君陽者何限見幾知足斯爲達人
區區雞肋小物丈當不以留之胸中如弟一旦以無
罪去頭上冠家徒四壁其爲窮愁宜何如而弟未嘗
一日失逍遙誠知此分矣近則刳心學道已作枯禪
盍以弟身實際語奉告非敢孟浪幸見原察塡有人

自京邑還云足下於春間暫還鄉山想抵家已久敬
裁此牋奉訊無恙作此書因念及京邸周旋古人所
不能為每對士大夫娓娓便淒然欲淚學道遣情此
情尚未能遣去使與山東郝子愿使君有約故弟業
逃身物外獨苦入山無依移家梁谿初心不改弟以
老母待念諸子娃難以一朝飆然客歲過梁谿亦以
丈不在無主者行抵四明生計都絕無從向市上人
乞斗米一錢糲飯苦菜僅足延生有時不給神氣自
旺何者腹中無食心頭亦無事也新秋決入梁谿晤

足下盡吐胸臆先此布問太夫人夫人想各多福

與張新城元鼎

仁兄遂領海岱名邑正大賢展布胸中時揚聲策勳當更高於江南治狀吾道幸甚弟以疎迂得過當路仇家乘之謗讟爲其所擠掛冠仁兄標名雲臺不佞弟栖神巖谷出處不同　寂妹致爲龍爲蛇亦各安其所矣杜門息緣了與人世隔絕屬以人口訛臨邑邢子愿特遣家諸孫覆遠赴邢君而弟貧如范史雲不能爲之使治往返糧所慮子愿萬一不遇諸孫且

爲中途餓鬼故以此字付之子今其蒲服羇足下非少濡沫之弟兩爲今力持氷霜又好以俸急窮交邮苦難今日坐取顛躓雖謀身太疏落拓可笑我其人亦可念矣足下問故人近狀業作蒲團上苦行頭陀邢君許邮我入口且遂入四明雪竇最深處數字爲念不及其他

與李使君

足下同之文浮海朝大士可得見聖燈佛光不揚帆眾石華挂席拾海月壯遊自佳恨僕不得同行然閑

室焚香修三觀無時不見妙相領潮音胸中故不乏濵渤矣海上初回便入山尋石憩琫草足下遊與勃勃如此使宗少文終媿尚平子病足不能走耶神爽爲飛

報元美先生

元美王先生有道門下不佞某得先生手書者三得詩一帙然無一字奉報者有故某東還後發弘誓願屏除萬緣及海內交游筆墨又不欲生分別想故於先生處亦遂罷問訊又以王公原 公方在熱地尤不欲

通婁東信匹夫耿介過矣頃林居數聞先生拳拳見念遂暫爾動心冬月辱汪伯玉司馬見約以今歲花時相聞會於湖上同如吳門訪先生曩頗不能自堅許與西行乃春來司馬使負約不至某亦遂禁足不出門矣欲了宣城哭沈君典宿心會家居貧甚不能裹糧獨負良友下泉深以爲恨某兩爲令懷氷霜苦心又好以俸錢急窮濟困官舍長無隔宿糧乃今之爲縣婁棗無可知已日與老母啖脫粟苦蕒及馬齒莧細君嘗病瘧至無一文錢向醫師取藥物相視而

笑病亦尋愈困時以方生墨三斛貨之舊識賢介子易子毋錢徧歷數家不售竟返故篋斷斷棄有時不繼絶不向人口及三旬九食業與家人以定力持之介母及妻了不作嗟怨非惟不出口吻亦不見眉端所得苦中之趣如此既失進賢冠又貧無阿堵親朋不至蓬累之門竟日不啓始覺耳目神明乃爲我有萬念都灰冥心此道近頗得證驗益助勇猛閒中既無一事相關無以送長日稍取三教之理參其同異尋其要歸著爲一書頗爲此事深著亦屬理障今亦將

完矣尚未敢出終當請教先生先生邇來起居何似大事因緣想已了當幸教下根之人令弟敬美先生在仕路能不忘道念作火宅邊花活計不令子固伯讀書何處聞諸郎風氣日上可不挂有道胸懷以嚮往一念草此荒牋遣老奴奉訊維先生鑒原四方向先生乞文字者如雲僕不能以貴文取一斗米先生罷於津梁矣有可令走四明假手不佞者乎幸留念

與汪伯玉司馬

首夏作一書取三教之理詮次大略求先生印可力

不能繃遺一介蹉跎至今某頃已刳心遺緣力修上座之業君平棄世世棄君平有身之累都盡矣閒中無以送長日以經世出世二義者爲一家言業已垂成尚未敢出當虛心請教先生矣聞杖屨從吳門走梁谿入長干由采石渡江取道謝家青山弔沈君典不審何日返三天子都某久負宛陵之約慙愧良友下泉蓋緣不佞邇來貧益甚不能治出門三日糧惟有槃足小擭討求性命大事而已此月望前後將决計作宣州行行則尚有圖與先生一會陸所著書多

天壤間最大事闇出古人未道語竊妄意作令代未有書四顧寥寥獨念先生某年秋知已故欲手此書急走新都面受大教往辱先生許爲某刻白榆集如巳命工則卒成之若猶未也幸遂巳其事何急而爲人謀覆瓿之具弇州先生一寄詩三韻尺牘某都無一字爲報弇州得無督過深乎息交游謝筆牘欲斷自婁東始以太原公方在熱地世人趨婁東者益以如雲不佞恥之故不欲和聲附影蟻慕羊肉然聞弇州見念彌深知巳索我寥廓之外矣嬾不及修問仲

淹伸嘉兩令弟幸過某本懷寓書者為敝鄉胡生來臣溫美士惟先生一盻

寄王荊石閣老

射陽湖舟中得奉至教句句肝腸言言精理洵不肖某終身韋弦佩以南還靡間晨夕某於人間世實無所好恬於進取委心安命用拙忘機不幸以雕蟲小技偶竊虛聲為當世耳食人所聽就其文踈中熱腸操行都無崖異將迎靡雒取忌招尤不肖蓋約已豐人捐身利物時時為天下人種福結緣而此身都無

毛髮利於天下遠聽不察見形生疑似是多欲多學
檝涵塵壒中人無論悠悠行路不鑒深衷即季札披
裘尚屬皮相其為坳枉何如介推有言身既隱矣焉
用文之某自抵家痛自刻厲日念至人之訓杜門息
影歸於苦空亦幸以既賤且貧世情人絕迹不至況
垣墉戶盡日無履綦聲得壹意刻心伐毛洗髓討求
淨業緣愚鄙苦行為聖賢埀愍夢境見證驗此後便能
剋累道緣益助勇猛粉身碎骨不敢退墮此志矣所
吾茫萊蕪之貧三旬九食藜藿不充介毋萊妻甘心

無怨一家悉知皈依三寶庶幾類龐居士家以此畢
命生足矣古人有云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物外
之人與人代長絕了不復交關故知乃先生方在當
路尤非野人所宜通所以不修寒暄一字者易歲矣
邇敝郡秦司理北行謂及眞人紫光遂爾動念某以
少魁微質獲蒙曇師收錄門牆乃坐仇訴大玷師門
罪廢以來刻意熏滌覷先生之所日夜望不肖之自
新者何如不得已故敢粗述不肖近履仰慰眷眷乃
若曇師在天之靈覽則天眼洞觀悉矣無生之理稍覺

身之累都盡某於人世亦復何求要須知區區此諷斷非有所望於先生者亦以不能忘譽師之德豈勉旃先生努力三事上清功行正在此時願和中平氣以天下萬世心處事待物傳說比於列星魏公終歸紫府余小子不勝願望欣慰請從此謝故人幸勿復為念敝郡秦司理滿胸中一片陽春海上為理六年仁及窮檐蔀屋於其行父老子弟萬人奔走如焚子之失慈毋為吏如此中古所無先生至性善善惡長敢附以聞餘不敢及

與王恒叔

李生走天台謁甘使君時不佞偶有小冗崖略數語爲寒暄而已無何大悔不佞與仁兄生平道義之雅何如經年修問胡得草草若爾一入塵緣便有乖迕此弟學道不得力處不佞自入春以來杜門禁足絕不輕通賓客亦以四壁蕭然世情人不至坐臥小樓修頭陀行足下書來詫我以台雁之勝使道民津津復動褰裳濡足之念來札更云欲訪弟四明雪竇間不佞此月初旬暫走宣城弔沈君典太史且間道一

看九華涉荻浦尋金竹山觀世音新道場計以壺觴前後了台雁之願與足下把臂入林乃聞披履有東來意遂持兩端非足下急航普陀則不佞先渡石橋孰先孰後專俟後命書辭致疑於語既究禪觀更講還丹以爲此不無矛盾至所稱觀火之説剖析三教深微玄朗至哉斯言又謂佛則真性常存空無所待僊則渣滓猶在犯形必毀如已究禪觀乎則靈光千劫何假九還如更講還丹乎則尚涉有爲安見真性語良是矣不佞亦知之第不佞寡昧見後世三教之

徒各立門戶互尋干戈所謂與媾爲鬭末法參商竊以爲三教之理同堂異室儒者順性命以還造化義存沒寧道家煉性命以齊造化理完不外拂氏悟性命以超造化妙在無生儒所謂明德道所謂靈光佛所謂般若其道一耳特入有三門是名三教儒爲在世法二氏爲世出法道凋三光佛超萬劫此其不同也所云佛悟性而長存道犯形而有壞乃是命宗之人以長生爲事用坎離鉛汞鍊已築基河車搬運火候抽添分主賓按子午存口訣談下手煉形修命結

丹成胎此全是有爲之法爲長生度世而設以命起因亦以命證果所以凝形氣而往來與天地而成壞楞嚴所指十種僊人皆是物也不知道門亦有上乘廣成標其窈冥柱下發爲虛靜無爲自然直悟真性而精自然化炁炁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虛此都無火候藥物之名逆用抽添之事性徹而命自超此所謂還丹即佛氏之見性與道門轉丸之丹迥異矣文始經云見精神而久生忘精神而超生夫見精神而久生命宗修長生者是也忘精神而超生性宗修大覺

者是也命宗之僊拘形滯氣報盡還來性宗之僊入聖籙流與佛同果君不聞西方金母與觀音大士虛空之中時時同在一處所而重陽七真及吾曇陽大師皆從僊悟佛以佛修僊乎足下今第修無上菩提見性歷劫則不必講還丹而般若即丹不必求長生而永劫不壞是也乃不佞方要三氏之指歸者太爾之定論則不得不立論爾要之僕之安身立命處亦惟大覺金仙也雖然實修實證不落言詮頓悟法門則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以一言了道安事吸嗽入

葛藤實曰不侵顧與足下勉之足下清真簡澹道器卓然弟疎愚落穆人於人間世一無所好獨以平心熱腸為物情所歸坐取紛淍近者痛自剗除遂能返於簡寂一身之外都無長物居貧晏如從此修持庶幾得見自性大事因緣須與足下面作商量非筆札可盡聞足下廬墓所有清谿好山茅屋數間沙上鷗鳧煙中雞犬大有幽居之趣令人結想三之日作此書下春郎作虎林行馮開之信來攻待僕西泠六橋上足下如欲相會可急策蹇以至弟於虎林當有十

日留不能出門請示東來的期且暹子候壽落伽間矣因甘應溥與弟有約遣力請之恨前書潦畧致有此冗語雖犯能仁氏綺語之戒亦足以見不佞繫心仁兄若此之篤至矣甘君藥劉通儒士與足下論心譚道相得可知吳生流落公子以壽子來見足下病邀足下乃不忘情於一見逆旅人贈金甫至之明日而吳生即從西陵來蓋其遊困甚憂形破盡面目枯槁得足下五金遽覺蘇蘇有人色菩提心冥感乃爾弟所著經世出世書業脫稿三本會紹與陳立甫司

理見而强攜以去未得奉教如之何弟此書成便可做世間無事人矣

與甘應溥

不穀自黄冠入道以來自分人外人禮數既損野性轉蔦李生草草告行率爾寫書荒鄙無狀仁兄不即加督過更荅以温言直陳胸臆居然長者通脩度不穀閲盡世人獨念沈宣城高才俠節靈心熱腸當其家食數千里慕義赴之如雲一旦遘危疾鄉父老子弟過走郡邑願以身代者無算其品如此仁兄知之

深衷徒以草疏一節取忌江陵承望風旨者幾搆奇
禍君典過於懲創遂謀稍逃於酒色以自汚嘗與弟
吐此深衷弟不然之郭汾陽功高位重不得不爾子
無汾陽之勞而有相如之累子所自託人即舉以爲
子罪禍本在此矣君典聰明絕世豈肯向火坑中作
活計者不幸天不祚貞良溘焉早世使悠悠此疑千
古不釋是弟之所爲君典痛心疾首也頃仁兄方爲
亡友白此疑枉而傳聞稍僞輒吸吸向仁兄置論何
謂忠於事君典闇於知足下然寧負甘君不負沈郎

僕之心也不穀以仇口挂冠家徒四壁介丹萊妻糟共貧苦三旬九食殆無以過坐是久不能裹糧千里哭君與青山抱此長恨數日內且勉強出門一修白雞絮酒之敬於君與重陽前後或得杖藜入天台瑩見賢使君顏色耳又聞干旄將有四明之役恐弟未回無從伏候軒車委巷奈何台宕之願終須酬之業與王恒叔約矣

與蘇君禹

不佞弟自去秋將毋南還杜門滅跡青苔黃葉滿貧

家傭某寂然盡日枯坐可謂世外閒人矣無事出門
海內交遊竺牘尋摩追憶湖上畫船茗椀棊枰選房
交實徘徊六橋三竺間恍然隔世事兀坐齋頭時時
結想故人抵掌千秋清言娓娓屬按部行役歲無寧
居野人久不敢以寒暄常語仰溷清嚴仁兄當能覺
我形骸之外友人泗陽陳玉叔書來力勸弟修名山
之業著經世出世一書以成西蜀趙文肅公未就緒
志㝡曰山居無事業成此書亟欲請教大雅恨足下
方在嚴重地未得自達尊適辱甘懷薄使君入行遂

前荒憒託應溥鄭致左右一寫積懷臨風瞻溯

答胡從治開府

還不穀待罪蘭省與足下都無生平歡先生則載將械書千里走徒見闕下定交不穀豈豐城獄中神物乎何壁氣而知其人也及不穀橫被仇口以出先生則又馳咫尺之書且并為治南還裝書辭慷慨至恨不得伏闕抗章以明東海小臣無罪寥寥千秋義高寒朗不穀抵四明山中甫及食新而汾代之使又在門矣蓋至今兩面孔尚未相對雖古稱神交何有若

此者不穀結冠以來生平椒蘭相許往往化爲艾蕭張謂有言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而先生之用意乃若爾求之於古未見其人壯士急知已夫斬衣沈族何足以云惜也不穀六尺嫣然弱女子狀又黃冠入道矣少年英雄之氣灰矣無能爲豫讓荆卿之報雖然先生義存王孫爾其見趣寧出淮陰擊絮媼下哉不穀之坐困也以細人而其見收也以英物當世賢豪長者爲高義亦尚不少而獨合先生者古人所難若然不穀可以托於天壤矣不穀有胸

懷之言難與世人輕吐伏計先生用意在古人之上故遂披露無復隱不穀束髮蚤慧讀書十行俱下爲詩若文模古人則古人寫胸臆則胸臆之而已神無所不詣法無所不宜爲人寥廓疎朗以六尺爲天下死而毛髮無所利於天下長爲吏千里號神明持身若氷愛民若子好善若渴一日十二時中無一刻不惝怳見上帝神靈上帝神靈亦監臨淋鑿齋呼輒應慨然思以縣令起家作功名如范蠡五湖子房赤松李長源一動天文足矣不謂時命乖謬觸事者以

吮口見罷而非其罪此念遂化冷煙急理雲霞舊業悼頭撒手便作世外人刳心息累了人生一段大事因緣脫之紅塵還其青山落籍雲臺挂名石室造物之意將在此也今業行見其效矣獨以不穀爲吏時厲志太苦一旦黃冠加首貧過萊蕪而母年八十有八妻少子幼須哺欲棄家入名山洞府而不遂而母妻牽裾援之人理不可棄去尚爾依棲環堵妹非本懷誠得負郭百畝之田上奉老母下育妻孥無媿人倫乃合天道此世界無可託者遼陽開府顧恭卿往

歲許為不穀買山想以丘壑娛心志之耳欲走一介請顧使君貧士力不能治遠行裝且聞白衣人出關有禁令修一札奉從治先生煩先生為不穀特遣一力直抵遼陽致不穀書于益卿所令益卿遣一力直抵四明不穀第得百畝之田則在世世出兩大事濟矣以先生風格當慨然為不穀任此無疑儻先生遂欲分取益卿仁義更善非所敢望矣作大檀越成欲一黃冠道人此是上清功行兩君子勉之益卿奇男子意氣肝腸不減足下今日令故人作此舉止此當

輸君一籌矣往僕所爲令冰蘗其操無論推俸錢以急九族貧交惟恐不及官舍徑無隔宿糧今日數千里仰食故人所謂遠望西江之水大都索我枯魚之肆爾雖然不穀形枯神不枯一點靈光自信歷劫無壞經年禁足小齋習靜修觀長日無事偶取經世出世二義作三教玄同一書旁及山川辭賦幽人寂士大抵作淸泠致語讀之欲使人心骨俱暢者將成矣而爲新都汪伯玉司馬相期西湖苒至而會王孝孺太史持節至自桑乾云與先生大修平原十日飲快

甚坐閒菴無日不念道人泰山邢子愿年少有心
翩翩才藻與不穀有日觀之約便思衲衣托鉢一度
黃河搦岱嶽直走雁門出汾晉訪先生塞下繢王生
猜歎奈毋年春秋高理不可遠出徒矯首望關門紫
氣結念如何先生一代詞人詞人多偃蹇流落先生
今開府擁旄竪功名西北此文章家稱命達矣蓬萊
三山近在君家宇下顧何日歸訪安期羨門儻曾與
先生約他日請徑走登萊相共尋海上靈藥瑤草第
聞胡先生一朝解印綬謝人間事去僕則提應鬼出

門矣學道之人久不作冗長語爲先生破例亦以深
情所寄不覺津津諸惟先生亮在

啓

上吴門相公啓 代作

伏以天道高明歸神功于人柱聖謨宣朗資哲輔于
三台曉入彤閣日麗黄扉之色宵還禁直花黏赤寫
之我身登鼎鉉平泰階之六符手握斗杓奠皇圖于
萬業乃忠良之上伐亦儒者之極榮恭惟老相公素
師閣下少號聖童秉動靜方圓之喆夙成儒器爲文

言禮樂之宗東吳麗藻代有聞人南國英靈玄[illegible]
冠家佳具區澤國才吞碧浪之聲境設林屋洞天語
秀青霞之色玉瓚黃流德器琴瑟焉溫郎泰山喬嶽風
稜屹矣端凝臚傳而太史占雲螢擅崑山片玉賦奏
而至尊擊節何誇璧水羣英年踰四十朝野之望獨
隆位正三公調燮之勳斯赫玉貌朱顏步出而宮花
俱映金章紫綬坐來則庭燎相輝文武並用廻萬國
于陽春忠智咸宜弼一人之聖德宇宙古今際此千
萬百年極治之象薄海內外咸頌二三元老碩輔之

勳自殷周而還于斯為盛即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某銜茆賤品襪線微材揣分量能乏匹夫之淺智乘時徼幸忝君相之宏恩濫迹班行技懸鼯鼠濫竽侍從文謝雕蟲乃因過分之榮遂遘非意之疾大宿山栖一無足錄君恩師義兩未能酬登西嶽而占象緒知帝星台座之休明依北斗而望京華奈歷水雲山之邈絕犬馬至微尚知帷蓋之報江湖雖遠敢忘廊廟之懷謹以天書仰于台聽人難縮地語不宜心某不任云云

上江陵相公啓 代作

伏以帝恢至理在翼貞良天產上材借靈嶽瀆三台四輔躬赤縣以匡時北斗南箕佐紫微而布令故風牧克相軒后則皇國夢彼華胥夔龍佃贊陶唐而泰運旋登汾穆德配神明華夷歸美功存亭毒竹素流光恭惟老相公老師閣下上智超凡至人秀世當五百歲之昌期應風虎雲龍而翊運產六千里之大楚滙荆襄漢沔以鍾祥衛山昔奠九州胄炎帝祝融之氣太和今冠五嶽借玉虛師相之神是用占清班于

妙歲矣忠智而出入三朝輔 今上于沖年受顧命
而調和四海佐真宰以平泰階開日月星辰之運熟
斗杓以酌元氣合陰陽風雨之時東夷重譯輸珍寳
于闕庭北虜望風走降王于登道萬國享登臺之樂
一夫絶向隅之聲卽詩書所稱何以加自剖判以來
所未有其波渤下材誤入藥籠中物檮踈賤品偶占
桃李餘春學慙吐鳳術衰職媿無其能文之雕龍點
請華實非其分墳因狗馬之病遂邀麝鹿之期屬
靈機猜久傾向日葵藩籬層貫尚爾從風竊念 聖

主獎拔之仁復想老師教育之德君恩師義總屬崑
深野宿林居殊懷慙悚抱煙霞而偷逸雖屏青山瞻
日月而與懷敢忘紫禁惟身伏田野跡遠岩廊所以
瞻戀空馳寒暄久曠茲者薫沐恭裁短楮敬布私衷
伏惟治慈鑒亮某不任殞越惶恐之至

上山西相公啓 代作

伏以至人出世玉瓚之德無私上相匡時袞衣之光
有赫周楨降命于嶽神大昌姬曆漢道乞靈于昴宿
克熾炎精文正著盛德于三朝則天門開朗忠獻見

卿雲於五色而廟社重光蓋威鳳祥麐達時乃出方諸陽燧惟氣是求恭惟老相公老師閣下三晉人豪千秋國寶西京麗藻亳端奪參井之文章北斗儒宗門下總河汾之禮樂土風雄厚人物故自陶唐天性秉淵德器屹并山嶽黑髮而正公孤調和六氣朱顏而稱元老師表百僚周召同心輔聖天子于沖年睿德蕭曹寧一奠我國家于累洽重熙華夷勳業異域循問起居金石精誠婦竪咸知名姓是誠人文之巨觀儒者之極盛其學懋博物缶音而談則雲門文未

成章魚目而仰干照乘偶徼大華自貽片玉之羞[illegible]

在清班虛竊壺冰之號屢侵紫地則黯爾覓擢寵秘書

則菸然目眩處非其分毋戴君相之恩知天攜已無

能欲措臣子之躬無地頃因狗馬病作遂使麋鹿心

生躡屨促于青山頂頭敢忘魏闕結一椽于白雲堆

裏未穩卑棲仰希座于中天獨觀朗耀望台垣于半

夜載喜昌明蓋乏才能而清華忝竊恐負乘之足羞

何知遇而林壑偷安念報恩之何日是以當中宵而

彷徨毋纔衣以躑躅顧宿疾尚延屢同蒲柳初心未

遂徙切傾葵雲泥之路邈隔鴻鯉之訊久疎念日比于懸旌罪詎堪以擢髮茲者敬肅蕪箋用候台履其不任云云

謝江陵相公啓　代作

伏以三台朗曜開妙氣于東華四海陽春酌太和于北斗捧鄉雲于蓬島下方誰不生光升暾日于扶桑大地曾無私照鼎宿匡時父老謳歌於西漢簫韶奏律遠臣鼓舞於南薰恭惟老相公閣下五嶽奇姿千秋淑氣夔龍德望關洛儒宗正元宰以秉國樞萬方

遐頭矢忠良以酬　帝眷百辟輸心陽和式遍及遐陬枯朽遂沾乎汪澤某材同襪線職濫封疆三載吳門實深積纍一朝益部復忝新恩波臣龍子之鄉既不能竭涓埃于東海蠶叢魚鳧之國又何由布威德于西陲是皆納垢包荒賴大人之佛度吹枯植朽荷玄造之至仁感惟刺骨言不宜心賭漲海之波濤雖去吳能無回首望連雲之棧閣將入蜀尚爾搖虎卽

帝闕其靡由彷彿天門之色仰台垣而徒切夢懸袞衣之光某不任欣躍感戴之至

謝吳門相公啓 代作

伏以龍德正中逢時則駕鴻麻遠彼翊運弼昌建神功于八柱何物非恩司真宰于三台有生胥戴恭惟老相公閣下河嶽奇英鳳麟異彩手握金杓調大氣于時令口吹玉律散四海以陽和某志切消埃材同尾金濫竽憲府秉鉞江壖三年東土媿保釐之無功再歷西陲荷恩榮之有赫時維七月流火之秋方與農事詎意大浸稽天之患陡作波臣慨稼穡之淪傷過深閉閣睹閭閻之蕩析悲懟向隅是惟待罪而靡

皇恥冀蒙恩而濫擢茲皆賴師相念一日有龍門之
雅蒙假二天于雁塔之私情既竭于枌榆恩幸叨于
攜散拜除戟而消竟戀戀金闕之月望斷閒門而極目
逕逕玉壘之雲口莫揄揚心知感激平生山斗中夜
台垣其不任欣仰頂戴之至

謝浙江相公啓 代作

伏以天門日朗光照鶉省大地陽回春生幽谷當黃
扉命下極四海咸慶風 雲荷丹眧遠來某一夫實先
開蹊願寸心之感激詎尺素之能宣恭惟老相公閣

下東華靈寶北斗儒宗書年發萬里太史奏犄殿之雲黑髮公孫上相捧瑶天之日某阿衡庸品江左濫竽三載徒縻一官莫交拜茲榮命叨殊恩開府建牙巳媿東方之千騎搴帷就道復懸西土之雙旌恩實深于吹噓感難忘乎銜結立兵門而擬足練目極覔攀登劒閣而望三台形留神往某不任欣躍感戴之

至

壽董大宗伯啓　代作

經世雄文會日月星辰之運匡時上宰調陰陽風雨

之和簡德業于　帝心發英靈于嶽降恭惟上壽
大宗伯濤翁相公閣下天目奇姿文心鉅匠名成三
策少年藉才子之稱賦就兩都一日貴長安之紙學
繼金馬崇班清映乎水壺威鳳祥麟藻思光生乎彩
筆遂登講幄佐盛德于青宮爰正秩宗掌邦禮于紫
禁久勞廊廟士民仰北斗之尊暫夢煙霞遠近繫東
山之望時屬三秋忻逢嘉節天高八月適誕儒人借
桂輪以代華燭朱顏賴見桃花取天樂以張瑤筵綠
髮明于黛色交梨火棗供自西池仙曲雲謠傳來金

母蓋　皇明之運祚有赫知元老之壽考無疆某昔
承人乏作牧名邦朱門雨燕數奉音徽綠野逍遥時
陪杖履仰德星之曜里契洽椒蘭荷甘露之灑心義
存金石邇自發官以來未嘗不感念疇昔陟香山之
高標停雲而億白傳望澄江之如練臨風以懷謝公
伏惟壽比嵩高芳流竹素名奕綺皓位自伊周某末
任忻忭瞻馳之至

疏

賀府交代疏代作

伏惟開府建牙實乃紀綱重 宣威布惠必須總略
庶材剡天梯石棧開關素號益都玉壘峨眉險絕無
如蜀道國家咽喉之處更重南中廟堂籌策之勞宸
動西顧是惟得人乃稱任使詎意寡照謬及能材臣
性資蠢直智計凡庸濫竽江左久玷為府之寮秉鉞
界方莫扼鯨波之告歲事多虞衹自深臣子尸曠之
責民饑當郵句未宣君父浩蕩之仁忽荷新恩益慙
舊職蜀部關心已睹西人之旌節吳雲回首敢忘東
土之黔黎戴天履地微誠願比于蟻蒙足國安邊縕

力誓捐千犬馬春和秋肅仰希先哲之寬嚴內安外

攘務布

朝廷之威德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爲此

具本專差齎捧謹具奏聞

白榆集卷之十五

東海屠隆緯真著

論附諸考

小序

三吳水利總論

夫成天下之大事者其志欲銳其心欲誠其量欲虛其識欲遠其智欲習其機欲斷六善不備事罕底績古有移王屋之山者其志銳也蹈呂梁之水者其心誠也匹夫之言可以集事其量虛也九州之大可以燭照其識遠也長途之智則先老馬用其習也狐疑

之來則示王玦貴其斷也此六善者天下之事所以成也古之聖哲大人經營天下澤被當時流照後世率用此道況水政哉夫水政者聖王之所修以利民其利害之相懸則天壤矣此非可以智咨而懸斷也談三吳水政者雖多端大約不出治水治田兩者而治田之與治水實相表裏要之治田所以治水也水之利害繫于田水政修則田獲其利水政不修則田受其害而治水治田兩者皆不可缺治田而不治水則田功罔施治水而不治田則水政尚缺均非完誠

也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郟亶曰單鍔郟亶詳于治田單鍔詳于治水兼而用之水政舉矣請先言治水三吳巨浸厥有太湖汪洋浩淼綿亙三萬六千頃三吳諸水咸入太湖而分注三江以入大海是吞吐元氣翕蕩東南之一大關鍵也南則杭湖天目諸山發源苕雲等谿由湖州七十二漊而入西則金陵溧水溧陽九陽江洮湖荊谿諸水由常州百瀆而入北有運可受京口大江及練湖諸水北由江陰一十四瀆入于大江東由常熟崑山之三十六浦入于大海而入

江每不及者亦由武進無錫諸港以入太湖太湖一面受水濁湖有一面瀉之三江以入大海然三江東道僅有吳江一十八港入江是太湖三面受水一面分流吞多吐少易蓄難洩水口一有壅塞則停蓄無力天時一遇淫雨則泛溢為災是水戶之宜通而不宜塞彰彰明甚也太湖之水由江入海大江之水日接海潮江水清而海潮濁海潮每來常有淤塞江水清駛隨輙滌去以故向無水患自吳江將洩瀉太湖一帶故道建長橋築挽路以便漕舟水道始壅泥沙

淀積而太湖之水往往漫衍矣況三吳地形東來漸
低蘇州為常鎮之下流淞江為蘇州之下流蘇淞並
海地岸反高于腹裏形如仰盂洪波流潦尤易內注
太湖水口既已鯁塞淫雨乘之大風適作海水湧入
太湖既漲不能復受則常鎮諸邑之水合於蘇州而
蘇州已先被其患蘇州諸邑之水又合於淞江而淞
江之患益深蓋自有宋以來三吳水災志不絕書淹
沒田禾漂蕩廬舍澤國千里民化魚鱉雖朝廷下令
遣官累有修濬時通時塞得失相參利害相半迄未

聞有爲三吳遺千百年之水利者萬曆五年朝廷乃
簡命臺使者懷安林公以璽書來督三吳水利奉命
驅馳矢謨宣力蒙犯霜露郊行野宿無間寒暑晝夜
訪諸縉紳謀諸三老相地形之高下尋水道之源委
權其利害察其得失深知三吳之水滙于太湖瀉于
三江而入于大海既已得水利之要領而各郡各邑
江湖河渠浦港浜塘之類條分縷析又無不合治水
之機宜是以數年之內水利大興今總四郡之成事
約而言之則瞭然矣開吳淞江壅塞四十餘里以復

大江入海之故道濬吳江之吳家港長橋南北灘廠
山湖口使太湖積水徑達于淞江以澱山湖一接太
湖之流其來甚徑易而爛路港不足以洩之故于青
浦濬大小山涇以洩澱湖之水而南入于泖又濬踰
開河以接大漕港濬横塘横泖以接浙滙塘濬崑山
澱湖諸口使湖水分注于墩道褐趙屯大盈崧子盤
龍等浦而北入于江又以三泖北納澱湖南連浙水
西入長洲吳江諸蕩故于華亭濬秀州官紹鹽鐵等
塘金山三汊等河上下横涇沙竹岡塘金滙塘運鹽

河以洩南北兩淮之水于黃浦于上海瀉蒲滙六磊竹岡等塘周浦三林都臺等浦新港黃家溝嚴茂塘以洩東西兩涯之水于黃浦總之合流吳淞以入大海又以吳淞出海之路頗覺遼遠不能徑達則卯瀫北注諸水淞江或不能盡容故于崑山瀉夏駕浦大瓦赤涇諸水于嘉定瀉顧浦吳塘南鹽鐵北橫瀝西練祁彭越浦華亭涇南翔河滑浦張家浜以洩淞江北行之水于婁江三江並行恐難盡洩復瀉大倉之湖川塘楊林塘七浦塘璐漕塘𣲖涇浦以洩陽澄巴

城諸湖東行之水而入海濬常熟之向䒿塘許浦梅李塘福山塘耿涇塘三丈浦以洩尚湖昆承湖及毗陵晉陵諸水徑入大江濬江陰之東西霄溝舜河利港北横河九里河山塘河靑陽河以洩五瀉河芙蓉湖諸水亦入大江其治水次第如此故太湖有所洩瀉三江有所分注衆水盡治下流俱通下流旣通上源宜導于是濬宜興之西氿裏河武進之白鶴谿金壇之荆城港及長蕩之裏河以洩洮湖荆谿諸水而入運河濬武進之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鐵猫

港以浚潤州上流諸水而入太江上源既導則下流可接下流既通則上源益順又恐新洋江過于深闊分引江水北流引入渾潮將來不無淤塞之憂故于夏駕口慢水江口並建二閘時乃啓閉慎乃宣防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之通可垂久遠而水利興矣水利既興田乃可治治水而不治田豈惟田工之虧終爲水政之缺何也蓋三吳雖號稱澤國低窪而中間田畝亦自有高下高田十居二三下田十居六七高田所患在亢下田所患在水而兩者利害叉

芽捐縣大旱之歲水涸岸出低窪下田幸而一熟
X田則已盡枯大潦之歲水浸上行壆阜高田幸而
一熟而下田則已盡沒是惡可不爲之所也下田所
患在水則不可無障而所以障其水者圩岸也高田
所患在旱則不可無蓄而所以蓄其水者溝渠也下
田不脩圩岸則太湖雖通而適遇水潦一時泛濫不
乃者何以障水而免患高田不濬溝渠則江海雖大
而適遇旱暵江海流淫不到者何以蓄水而灌田于
是公又條爲治田大事刊布書册移檄有司而又力

勸親督高田令濬溝渠下田令修圩岸令諸郡各邑犂然擧行溝渠濬則高田有以蓄水而旱不能爲災圩岸修則下田有以障水而水不能爲災是治田之事正治水中之最切要者也故曰治田治水相爲表裏治田所以治水也三吳之言水利者代有其人與水利者累聞其事而策非萬全功成小補未有建石壽永利如今日者也良由公之志銳而心誠量虛而識遠智習而善斷志銳則前無畏途心誠則精實金石量虛則下情悉達識遠則利害畢照智習則擘

至不迷善斷則機來無失故其建立非凡而成就[illegible]遠也某忝公屬吏嘗相從春餘閒日挹公丰采聞公議論觀公作為知其事之始末頗詳是以不辭膚[illegible]而為之著論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鏡焉

水考紀畧

水考者水必考而後明也東南水利以百川為支以震澤為滙以三江為襟帶以大海為宗以常鎮為上源以蘇松為下委要其利害之大端不過視水道之通塞而已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巨浸之委輸

不壅而百川通流也百川之水滙于震澤震澤洩于三江三江入于大海蓄留洩以時灌溉常足吾見水之爲利而不爲害也禹跡既遠世代累遷疏鑿之政廢而不講上流壅閼則下流横溢一遇淫潦能不爲蓄何也百川之水道不通則不能盡趨于震澤震澤之水口不導則不能盡洩于三江三江之咽喉復滯則不能盡入于大海而欲其不爲蓄也得乎盖大海之所以能納江湖百川之水者以其洩于尾閭如沃焦然故萬水歸之而不盈也震澤雖巨容納百川苟不

得三江以洩之於大海而欲總三吳之水積之震澤勢必不能內不得洩外必不復能受則不惟震澤之溢能使平陸成川而一渠一瀆之水皆足以爲菑矣故疏濬之政不可不講也唐宋無論如我 明三吳海而水利者前有夏忠靖原吉後有周文襄忱其所建立宏偉非不爲三吳永利而水道靡常積歲既久不無湮塞至我林公爲之經畫然後江湖底定百川流通一復古昔之舊其有功于三吳豈尠小哉蓋經始于萬曆之五年至九年而後竣工爰作水考一書

以告成事執權秉憲非命不尊故先之以詔令岷山
桐栢崑崙嶓冢莫不有源不窮其源曷泝其流故次
水源血脉和暢然後榮衛敷腴川澤通流然後灌溉
獲利故次水道天道玄邈菑祥時有知而謹之人事
足貴故次水年得失殊狀利害相參則有三老長年
可採而用用罔不臧故次水議人臣之義以尊主安
民境外雖專而有不可以不禀令者非疏不達故次
奏疏官有專職斯事有考成自大禹爲司空代不乏
人諸所竪立往往垂之史冊照耀來茲故次水官事

責初謀民難慮始宣揚德意以告有衆以隶庶官則文具不可缺也故次公移天下之事未有不先經畫而能底績者上以權肅令下以令趨事上下之間如指臂然故次水政十人聚而謀之一人斷而行之胼胝四載神禹爲之而有顯績即飢寒暑雨胡能爲故次治水凡志士勞臣之所爲日夕兢兢不遑啓處以興水利者用非爲田工也治水而不治田水將曷利故次治田以告成事以開後人是不可無紀也若施伐足爲引嫌則禹貢可以無作故次水績水利書興

將以永利非見之文字不傳非託之金石不固故次水碑絲焉後之欲求林公之勤勞者觀於此書則幾矣

又

三吳地形在浙惟杭州爲最高湖州次之嘉興又次之在直隸惟鎮江爲最高常州次之無錫又次之太湖當浙直之下流蘇淞次居太湖之下流故山源奔注自高而卑若鎮常若建康若杭嘉湖凡趨於湖者皆源也若蘇若淞凡通其流於海者皆委也源莫大于天目委莫大于三江備列之圖以俟司水者考焉

水利圖說

夫水有源流委折書識之詳矣乃其道路錯脊迤邐盤旋則累句字莫悉也非圖曷以也間自河馬光其端倪而澗瀍東西洛都定鼎姬公圖以復辟焉矧今日之水有一名兩地數派同源者使必屬之詞幾為詞所掩寧詎能條分縷派爛焉如掌可無煩身歷而坐鏡眉睫哉故詞之所不能載載而不及詳者則爲之圖其府析而州州析而縣也大禹敷土之遺乎抑亦周官經野之制也

詔令小序

水利先詔令者一以宣　天子之德意一以重臣子之專權奏功集事恒必因之　主上尊居九五宵旰運撫方身在穆清而慮周田野其于水利之廢興生民之利病譬如捧太明以燭幽遐所在洞然明了故命官專督界以一方生靈之寄惟恐後時而必重其事權錫以爾書所以討究元元者至切也人臣而奉茲簡命命專則人思殫精權重則事無掣肘而疏鑿底定之政可次第舉行以延訪盡人情以講求合機

宜以舉刺庸諸司以賞罰勸工役百爾有衆所以雲蒸風動而踉蹡奔走斧鍤之下者惟此以鼓舞之此水利之所以先詔令也

水源考小序

凡水必有源事必有綱治水而不窮其源寧免泛濫之虞故大禹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源長流遠日夜湯湯東注于海然後蕩析之災不作不窮其源而惟疏流分派譬如治病而徒治其表非究討也三吳水利以湖爲滙然而非始于湖也湖受諸谿諸谿源于諸

山嶺叢皆有所自來也知其所自來鑒其上流疏其下流利而導之時乃蓄洩備乃灌溉厥利鉅矣故水之有源天地之元化聖哲之上智不能外也職治水者尚其留念焉

水道考小序

水道者水之所經行也入紘九野之水莫不由故道以趨于海大哉海之爲百谷王也譬之人身之血脈流通則無恙壅逆則爲災是故鯀禹之智弗能外禹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道既通然後蓄洩之政舉

晋漢之政舉然後灌溉之利興吳中之水其最鉅者曰三江曰五湖其餘陂塘浦漊以百千計其故道俱瞭然可覽睹矣不濟其下流不循其故道而欲治水雖神禹不治作水道考

水年考小序

治水紀年者何謹災祥也降災者天回天者人是故修德以銷之者上立事以防之者次變沴既作而後振貸脊糶以赴之者下水旱之災國家通患通吳中之所謂災者獨水爲劇矣夫吳澤國也諸水浩淼易

沓而難減一迴涨雨積潦駁流鼓怒陽侯弄權惡風乘之洪波巨濤砰湃橫溢豈惟禾稼淹傷即廬舍井竈蕩爲水鄉民其魚乎惟守土者勤修德義被天勤民朝夕欽欽而又講求水政先事豫防疏濬堤以迎水道置堰閘以時啓閉築圩岸以障流潦濬溝洫以時蓄洩如是則天且降康不幸而遇災而吾先事有備災其如我何是守土者之所宜留心也古昔以來年代遞遷災異時有備錄謹書一披覽則凜凜慄畏矣作水年考

氷議考小序

天下之事明者議之亦明著者用之議于有衆斷于一人斯事無遺策而動無舋尤鹽鐵之論漢庭公卿卒屈于文學是故事貴議也宋濮安懿王之議發言盈庭而迄無定論百世而下非之是故議貴斷也况夫水政之古今殊軌之近異宜沿革利病了不可執治病有方而拘于方則靡效用兵有法而泥于法則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愍可無議也大人碩士謀謨廟廊芻蕘父老商碓由野術有裨於水政採而用之

胥石畫也雖有嘉言棄而弗錄則虛雖有神智復而自用則然夫謀定而後戰與夫不謀而戰者其成敗之相距豈有筭哉

湊疏考小序

夫水利下與民生上關國計水利興則民安而國計紓水利不興則民病而國計詘斯勞臣志士之所為日夕經營而不已者也故巖穴之賢私議于田野縉紳之士公言于朝宁私議者罔成功公言者有顯效誠使章朝入而命夕下即方寸之牘可以活億萬之生

盡而垂千百年之長策是經世者之所大快然非老成卓識平生得於父老之所講求而耳目之所親記即策水攻之成敗利害如燭照而數計悉可形之章奏明之廟堂不然必詼臆度鄙書瑣說豈可以民生國計嘗試而漫言之哉書識而可與酈道元著水經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作溝洫志今其形勢經制班班可考而用之三吳或不盡合故知古知今識時務者爲俊傑愼毋輕毖水哉

水官考小序

水之有官專治水之責也以水名官以官治水擧
成之績是類非以備員也是故六卿分職厥有司空
諸曹率屬亦置都水在外則有水利泉大夫都司馬
朝廷每修水利輒選公卿大臣往督其事而以百執
事佐之近復命憲臣以璽書行事諸所建白重且鉅
者奏請于　上其餘一切皆得從便宜彈壓諸司諸
司有不率不力者皆得論劾之其事權良重必也憲
修政畢事廼奏功典我元元稲利社稷用光史册以
告來世斯其無負于任使乎朝廷設官各有專責故

吏治不清則問太宰戶口不蕃則問司農典禮多缺
則問秩宗戎事失戒則問司馬刑獄匪平則問司寇
地利未盡則問司空憲法罕飭則問執法小民靡寧
則問司牧邊鄙多警則問疆吏水利湮廢則問水官
此朝廷之所以使天下于指掌而坐策四海者也作
水官考

公移考小序

按農田便宜國有令甲而興除委折首耤規圖匪懈
合勘覈實毋致擘畫乖方蓋計功者先其事策事者

申其約此古重三令五申而漢庭守畫一之法也不然者詢謀不詳聽示不設則耳目不一施爲必紊矣涌經理根本之計在公務云

水政考小序

夫追往鏡來考古準今國是資焉東南水政國計民生胥此乎賴豈細故哉縉紳大夫仰承簡命下惠元元各出其智以殫力從事要在剗虛文修實政去近利建遠圖嘗謂治水猶治疾苟見垣一方則俞扁在吾一心乃方書何可不覽也前事者後事之師衆議

集便宜備經書畢矣作水政考

治水考小序

夫治水者水自治也非治水也以水治水而非以我治水也水以流通爲性通則利民壅閼則溢而爲患窮其本源尋其故道導其壅而使之行如是而已耳以三吳言之宣歙以上之水可入於震澤而不可入於荆谿常以下之水可趨於三江而不可積於震澤入於荆谿則順入於荆谿則逆趨於三江則順積於震澤則壅雖有神聖欲出胸中之獨見逆水性而

從事舍故道而奏功吾知其不能也故曰治水者求自治也非治水也負薪用璧親操版鍤蒙犯風露無間寒暑凡所爲日夜胼胝而爲之者惟此而已

治田考小序

夫治田者所以治水也田之所患在水旱下田患水高田患旱三吳號稱澤國卑濕乃其間亦自有高下下田患水而所以防水者在圩岸高田患旱而所以蓄水者在溝洫圩岸修則宜防有備而水不能爲災溝洫修則蓄洩有備而旱不能爲災此治田之大略

乃水政中之最喫緊者也治水而不治田時而水潦河道雖通而一時洩瀉不及者無隄何以障之時而旱暵江河雖大而寫遠灌注不到者無溝何以蓄之水政何裨焉故曰治田者所以治水也然其中經畫處分亦煩且勞矣自非高爽駕誠卓然負大人之器而又實究心細民之業者莫得而辦觀于近事其効可覩見矣按治水治田相爲表裏前巳敘之詳矣今林公某首開吳淞江以通震澤次開蘇淞下流諸河以達三江則下委旣治次開常鎮諸瀆以導下流則

上源亦修而治水之功畢矣復刊布治田六事通行
四郡責令所司各就田之高下開溝渠築圩岸然後
旱潦有備民以永賴云

水績考小序

古人有言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
也夫展輿圖于指掌殫精神于河渠泝委尋源殺流
分勢究其通塞之故相其高下之形籌其利害之幾
而務立爲將來永久之利一舉渺茫莫得要領其初
議亦大落落矣逮其事定功成民乃永賴是非獨才

智有餘則其精神之所到也語云弗慮何獲弗為何成是故事弗可無績也績用弗成所以勸事者安在紀水績者語成勞也非自多其功伐者也是禹貢之遺也

水碑考小序

嘗觀河渠溝洫二書言治水者甚悉蓋國之利害所關故備論其事云禹貢紀蹟玄圭告成後世之追求明德者可考而鏡焉則以聖人之不廢竹素也東南澤國備餉所寄講求水政其事靡得殫紀其所經營

擘畫必筆之竹簡勒之金石凡以存前事而告來世斯亦嘉惠元元之心非獨媚於文辭鈎奇炫彩沽後世名此與杜征南之沉碑異矣百世而下尋斷碣於荒煙野草之間讀遺文於騷人韻士之筆則經制了然在目慨慕興懷思所以踵乃故蹟儷美前人民瘼其永有瘳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君子所稱三不朽者立言最下而聖賢之功德鴻鉅非托之立言者則不能聲施後世爲後世楷程故言亦足貴也

白榆集卷之十五終